



中国经典名著

# 八仙得道

(三)

[清]佚名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第五十一回 填城堙誓言终有应 缔新欢好事竟  
成空 ..... 1
- 第五十二回 论电力万方如一面 传玄经诸弟各  
殊缘 ..... 9
- 第五十三回 费长房因愤开杀戒 二郎神下世傲  
凶横 ..... 18
- 第五十四回 费长房奉令治鬼 玄珠子受任防蛟 .. 26
- 第五十五回 防后患收聚浙江潮 悟前生勘透人  
世梦 ..... 34
- 第五十六回 王小姐功夫修道 胡舅爷助姊为奸 .. 42
- 第五十七回 遭家难椿萱归乐土 惑名利夫婿恋  
红尘 ..... 50
- 第五十八回 下狠心狠妇施辣手 动义愤义仆抱  
不平 ..... 59
- 第五十九回 为谋财先须害命 因救主反被恶名 .. 66
- 第六十回 雷电逞威诛恶奴 神仙施法救高徒 .. 74
- 第六十一回 李铁拐访晤玄珠子 王月英试察蓝  
采和 ..... 83

第六十二回	一蟒攀两山劈山成路 孤身访大道 为道舍生 .....	92
第六十三回	土地庙畅谈玄理 温柔乡引诱道童 .	100
第六十四回	王月英计探藁砧 东方朔智窃蟠桃 .	109
第六十五回	岁星弄狡请君入瓮 吏夸口不打自 招 .....	117
第六十六回	圣母回山明冤案 鬼吏徇情借贞魂 .	125
第六十七回	张幕借魂妖物欺主 救徒助法神仙 下凡 .....	134
第六十八回	受官法了结偷桃案 炼秽镜打破遮 眼球 .....	143
第六十九回	拐仙首创归尸 淑女误嫁蛟精 .....	152
第七十回	显原形吓煞泰水 得梦兆打破疑云 .	163
第七十一回	吐真情妖人诱贤妇 传邪术平地起 风云 .....	171
第七十二回	正道破邪神诸仙施法 一桶盛半海 蛟妻复仇 .....	180
第七十三回	婆心劝化顽妇 一口吸尽海洋 .....	188
第七十四回	何女执迷受镇压 张仙恻隐赐水光 .	197
第七十五回	大井巷仙人留古迹 白云山鬼吏访 名师 .....	204

## 第五十一回 填城堙誓言终有应 缔新欢好事竟成空

却说铁拐先生对钟离权说道：“这话又给你猜到了。既然你这般爱猜，我再试试你看。你猜那后羿，可是和她一般得罪，是否即为范杞良前身，两人一同谪下凡尘呢？”钟离权略不思索，即笑而答道：“照弟子愚见，后羿绝对不是范杞良的前身，更不必和嫦娥一同下凡。怎见得哩？那后羿罪大恶极，已被玉帝判定了罪案，准他拘留五千年后，仍归星宿原位。天命已定，怎能挽回得转。况且，孟姜女夫妻既承师尊恩意，送往冥司，转下凡间，尊师已预备度他出世，可见夫妻俩前程都是非常光明的。要是后羿这等恶魔，怎能有此异数。可见孟姜女确是嫦娥下凡，而范杞良却另有其人。至于这人是什么来历？怎么和孟姜女连做两世夫妻，却不是弟子所能知道的了。还有一层，很明白的凭据，就是从千百年来，降至于今，我们还能望见月光之中那棵大娑婆树，树上挂的饭篮，树下蹲的一个人，这分明就是师尊所讲的后羿故事。又可知道后羿从被贬至今，始终也不曾离开月宫娑婆树下一步儿。如师尊所言，玉帝命他受这刑罚，还是从宽处分。业已从宽，岂能再减？只怕不满五千年，这黑虎星官断无归位之望。而在五千年中的人，一定都可以望得见月宫中娑婆树下那个受罪锯树的后羿。这本是他自作之孽，除了玉帝大赦，谁能使他减罪下凡。受我师尊的特恩救度，反为出世的真仙呢？”钟离权谈了这段议论，仙姑等四人又都笑起来。



铁拐先生不觉点头笑道：“这孩子性质是真个聪明。难为他不假思索，就有这等见解，却正和事实相合，一点不舛差。

岂非绝顶聪明？当时嫦娥感于后羿的情感，痴心妄想，一天迷似一天，星君哪有不闻之理？一经知悉，自然震怒非凡，立刻将她召去，严行训斥，罚她坠落红尘。嫦娥自知罪重，不敢求恕，只有伏地流涕，默默无言。星君心中倒又有些不忍起来，潜运神机，替她测算了一番，不觉连皱眉头，惨然无欢，当命嫦娥起来，立在一边候旨。一面命宣月下老人进殿，亲自问他人间婚姻之事。要是不能好合，也可以免去夫妇关系。月老禀道：‘凡事皆有个定数。数该合的，就是强分也不能，也有数中注定，只有这点名义关系，没有实在婚缘的。这种名义，在五百年前早已定下，也是万万逃不过去的。’月老又禀道：‘请问星君，此谕可为嫦娥之事？’星君微微点头。月老禀道：‘此事数已早定。嫦娥命中还该和凡人结两世夫妻，方能立定根基，永列仙班。星君可不必替她伤怀。’星君听了，点点头，令月老退去。因顾嫦娥说道：‘你虽然被谪下凡，总是自取之咎。谁许你私茁情苗，搅乱我清净月府，破坏我庄严体制？似你这等行为，我要不先行惩办，将来终不免天条重处。’那时你便要沦入九幽地狱中去。即使你旧主人王母垂恩，也无法搭救。还不如我这里先替你发落了去，只要你下凡以后，能够做个贞节烈女，或能多做些功德，都可以将功抵罪，’重归仙班。

这也是一种避重就轻之法。你若是聪明懂事，就该明白这层道理。好好下去做人，将来有个好结局，好前程，



才知道我为你的一片苦心。一面还该到瑶池走上一趟，见见你旧主人，把这事的原因禀明。恐怕你羞于启齿，我再派员送你过去。到了那

里，你旧主自然也没有不知道的，大概也不必你自陈了。好好自爱吧！事已如此，此间你也不能久留，就快快出殿去吧。’嫦娥奉旨，跪下去叩了几个头，含羞含泪地出了殿庭。即有星君手下办公的女仙，督着两个差弁，将她押送出境。到了瑶池，朝见王母。王母倒不肯怎样责备，吩咐送去的人说：‘回去说，拜上公主，嫦娥应转凡胎，由我这里办妥，不用公主费神了。’来人叩谢而去。王母即命书吏查明嫦娥应去何处投生为宜。

书吏说孟家夫妻为人忠实，该得一好女儿。王母便命送嫦娥至孟家投胎。嫦娥叩谢而别，随同护送人员，离了瑶池，慢慢向中原而来。云路之中，忽见一朵青白色的云头，拥着一个清俊的孩子自侧首赶将上来，和嫦娥并行着。嫦娥见那孩子生得仪容秀美，觉得非常可爱。不知不觉的向他瞧了几眼。不料孩子十分乖巧，见嫦娥尽管着瞧，便笑问：‘姊姊可是月殿中的嫦娥姑娘么？’嫦娥笑道：‘你这孩子，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’那孩子欢然道：‘姊姊别当我小。我的年纪，比姊姊大得好几倍咧。’嫦娥笑而咄道：‘胡说，你统共这么一点点的小人，怎见得比我还大？’孩子笑嘻嘻地说：‘我要说出证据来，姊姊就得许给我做妻子。我要说不出证据来，听凭姊姊打我骂我，我决不还手、回口，好么？’嫦娥听了，不觉红着脸，啐了几口，念他毕竟是个孩子，说的总是玩话，有什么一定的道理。再则也瞧他也实在可爱得很，有心和他斗趣儿玩，因笑道：



‘好个不要脸的顽皮孩子，小小的年纪，就想讨老婆，亏你说得出来，也不怕难为情。’孩子笑道：‘姊姊既这么说，就是允许我的要求了。姊姊，我们都是天上神仙，出口如山，不许胡赖。’嫦娥笑叱道：‘油嘴油舌到这般地步，难道也没个父母师长管教你么？’孩子伸出一只小手膀子，扭住了嫦娥玉臂，挽得紧紧的，一点不肯放松，仰起头笑道：‘姊姊尽说我不好，也没说个不许做我老婆的话，可见是千肯万肯的了。我就说个年纪比你大的证据给你听吧。’铁拐先生说到这里，那听讲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钟离权更听得非常有趣，笑得拍手打足，说道：“师父你瞧么，神仙还有顽皮孩子呢。怎么你们又都骂我顽皮得讨厌呢？”通慧笑道：“这人的顽皮，还比你厉害，你要修成了神仙，还该去拜他做个顽皮老师，也好拐个仙女做你的妻子，可不是顽皮也有好处吗！我们也从今再不敢嫌你顽皮了。”铁拐先生也笑道：“这孩子后来就是范杞良。为了个老婆，吃了这般大亏，你们还恭维他咧。”因又说道：“那时候最使嫦娥怀疑不白的，就是被这孩子一扭，那只臂膊儿，就似给什么金质的东西扣住，休想动得一动，不觉骇然道：‘孩子，怎有这般大的力气？快放手，再拉下去，我的臂膊就要被你扭断了。’孩子哪里肯依，一味傻笑，说道：‘好姊姊，亲姊姊，你承认我这话不错么？快点一点头，我就放了手。要是不然，我要对不住，施出蛮力来了。’嫦娥只顾和他笑，怎想得到日后的利害。就怕他真个用力相拉，白白吃些苦痛，真不上算。好在只要点一点头，究竟碍不着什么？于是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‘孩子，这还不够便宜么？还不快说出你那凭证来呢？你



要说得不对，那时你可仔细，我要加倍地罚你办你，以儆你下次的胡言乱语，撒谎欺人。’孩子见她已经点头，就放开手儿。嫦娥羞着满面绯红，扭转头，只顾赶路，再不去理他。急得孩子忙忙赶上，又要去拉她的手。嫦娥怕他用武，只得站身喝道：‘你忒会欺人，应该说的一句也不说，只顾讨人便宜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’孩子才告诉她，自己是赤脚大仙的小兄弟披发仙人。

因生性顽皮，不为兄长所喜，但兄长自己也是一个淘气精。多少道友见了他，都怕他胡闹。偏偏他又不准小兄弟顽皮，因此

就不大服他管教。听了这两句，嫦娥就禁不住要笑出来。”铁拐先生说到这里，连自己也不觉莞尔一笑。仙姑、钟离等自然更要哈哈大笑了。

铁拐先生笑道：“那时嫦娥却说得很聪明。她道：‘你这就大大的不是了，你兄长总是爱你的，巴望你格外的好。岂有自己淘气，反禁兄弟顽皮之理。也许他见你不肯用功，虽在仙班，根基未能稳固，正该刻苦勤练才是。比不得他是早已修成不坏之身，是与天地同寿的，随便说几句笑话，并无丝毫关系。

你却怎么比得上他呢，颠倒又怪起他来。只要我做你哥哥，就是不赶你出门，至少也得打你十七八顿，才可望你悔过自新哩。’几句话说急了披发仙人，把头摇了几摇，披在肩上的头发四散而起，遇风一吹，一根根朝上吹起，情状越发好玩。嫦娥一面好笑，一面就伸手去替他理那散发，却听他呼的一声，笑说道：“姊姊，你这话是不错，但我总不大相信。



怎么小孩子家不许顽笑，反是年纪大的倒可以随意开人家玩笑呢？这个道理我又不明白了。后来我跟哥哥同赴蟠桃大会，我嫌所得的桃子太小，疑惑王母有心瞧不起我小孩子，便化个虫儿，到她园中偷摘她的桃子。不料，王母的本领真大。她又得知了，急忙派人来捉我时，我一阵心慌，跳下地来，又把王母最宠的一个侍儿踢伤。侍儿回去哭诉，我愈加畏惧，打算逃出园去。偏偏我兄长赤着一双大脚，带领许多人来捉我。我一见兄长，胆子反大了。不但不肯认罪，反把他辱骂了一顿。这一来，才把祸闯大了。我听得王母法旨，说偷桃不过是淘气，情尚可原。踢伤侍儿，出于无心，亦属可恕。只是辱骂兄长，大背伦理。神仙队里，哪有此等不守规矩的东西？一面严责兄长，说他管教无方，督责不严，一面将我贬下凡尘，说是再不悔改，便该打入畜生道中，一辈子没有出头日子。姊姊，你得替我想想，这等事情，可气不可气哪！如今我就要回去见过哥哥，再到凡间去走这一遭。姊姊，我俩无意之中在云中相遇，又蒙姊姊赐我婚姻，有这一段艳福，便到凡间，也还不甚吃亏咧。’嫦娥笑道：‘胡说，婚姻大事，哪有如此胡乱说合之理？你总是爱淘气，爱开玩笑，所以一再闯祸。经受了严罚，贬下红尘，就该洗心革面。路途之中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如此信口乱谈，只怕你将来还要吃苦呢！’披发仙人听了，倒把面色一正，大声说道：‘啧啧，你怎么倒胡赖起人家的婚姻来了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神仙没有戏言。何况如此大事，焉有随便说笑之理？一言既定，终身不悔。凡人尚且如此，身为仙人，反可随便悔婚么？’说罢，伸拳掬臂便要和她不依。嫦娥心中有些怕



他，又想月老说过，婚姻之事，早在五百年前注定。是是非非，都有定数，岂是孩子们一句笑话可以作得准的？’因即含笑答道：‘照你说来，你是一定要我的了？’披发仙正色道：‘怎么不是？老实说一句，我也不管你肯不肯，也不管有没有别人和我争夺，我总是要定了你。’说着，刚刚经过一座城子。披发仙笑指那城池说道：‘说句不好听的话吧，就算为你之故，有人把我捉去塞这城眼儿，把我活埋在内，我这一道冤魂，也还是一定不肯放你。’嫦娥听他说到这等地步，虽是半属戏言，却说得十分恳挚。况见他如此丰神，如此伶俐，本来早有爱慕之意，不过他是个孩子，心想无论如何不会扯到什么婚姻的念头上。后来听他自表身世，果然久听人说有个赤脚大仙、披发大仙兄弟两个，觉得他们资格身份，都是很可羡慕的。由不得心中又添出几分敬意。此时见他以婚事相求，又现出如此诚恳的情意，更不由大大的感动起来。正在默运芳衷，辗转思虑的当儿，那披发仙又牢牢扯住了她的一只玉手，轻轻问道：‘姊姊，我说得那么样儿了，你还怀疑我不是真心么？老实说，姊姊下凡之后，身为女子，哪有个不嫁男人之理？横竖是要嫁的，何妨和我结这巧合的天缘呢？’嫦娥不觉忸怩道：‘不瞒你说，我本是月中侍儿，身列仙班，逍遥自在。只因一念之慈，眷念横暴的前夫，因此触犯天条，理定发往冥司，还幸星君恩重，只命谪贬人间。这是眼前之事，未曾处分得一步。此时和你一面之交，云路邂逅，就凭你几句话，擅打终身。虽说婚姻大事，五百年前早在月老簿上记载明白，但我又不晓得谁是我的丈夫。如果是你，这就好到极点了。万一另有别人，岂不



又多一重波折，多添一重魔劫？’正是前罪未消，新孽又种，你得替我想想，这事该怎么办呢？”披发仙大笑道：‘亏你久列仙班，连这姻缘二字，都还不曾懂得。要知缘者，缘也。有缘之人，千里可系红丝。无缘之人，对面也多周折。如今你我无意之中在云路之上凑巧相逢，又都说得投机，这等不是前缘是什么？既有前缘，便是姻缘。以我看来，这等姻缘，正可算得天造地设的良缘。要是不然，为什么你我一在极东，一在极西，偏会同时谪降，半路相逢？试问人世姻缘，有这么多的巧事么？好姊姊，你再要不许我，我敢说句狂言，怕你到了凡间，休说找不到一般谪降同列仙班的人才；只说如此良缘轻轻差过，这等罪名，也和你从前所犯的天条相差不多哩。’嫦娥听了，不觉呷了一声，笑道：‘好油嘴儿，既说良缘，如何会差过。这可不是你瞎说妄谈。也罢也罢，既然你十分诚心，我也就答应了你。’披发仙大喜，忙问：‘姊姊，此话可靠得住，不会变心么？’嫦娥笑道：‘既已允你，如何再会变心？’他俩说到这里，刚过一条大河，这河的左边是山。嫦娥就指着山河说：‘我既承你如此相爱，无论如何，一定嫁你。就是有人将我从山上丢下水中，我也决不改节！’二人订了此约，就各分道而散，各人投胎而去。照理说，他俩这等婚姻，真可算得天缘巧合。但二人都是负罪贬谪，这一些天条，是断不能免的。早受刑章，倒早完一天的孽账。要是夫妻好合，白发齐眉，那不是来受罪，简直是来尘世享福来了。所以范、孟的婚姻尽管成就，却只可望而不可及，始终都不过耽个虚名罢了。”铁拐先生说完了这段范、孟惨史，通慧又问：“他们的婚事既成镜花水月，为什么



还要受那些惨刑呢？”铁拐先生叹道：“这也不用说了。总而言之，还是他们太不自检，才闯了祸，马上就忘了苦痛。半路相逢，不说句正经话儿，倒先订起婚姻来。这都是大遭天怒的事情。天道最巧，即以他俩自己所甘受的刑罚，施于他们之身，恰正应了他们的盟誓。可谓又巧又公道的办法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竦然。

何仙姑便问：“秦皇如此残暴，怎还不见报应？”铁拐先生大笑道：“山中不过数日，世上已历多年。你们隐处洞府，怎么能知道人世间的大变故。现在嬴政已归案阴曹，正在鞫讯之中。他子胡亥嗣位，称为二世皇帝。我那句亡秦者胡的预言，不久就要实现了。”众人听说，才恍然道：“原来亡秦者胡，是指胡亥而言，连我们都还猜不透，想那秦皇本人，怎会想到自己儿子身上去呢？”铁拐先生笑对何仙姑道：“你们可知道秦皇是怎样死的？”众人见问，都愕然道：“弟子们正要请教。”铁拐先生正待回言，猛听得石室外呼呼地起一阵风，一霎时又寂静了。铁拐先生笑道：“飞飞出去瞧瞧。你杨师兄来了。”不知来者何人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论电力万方如一面 传玄经诸弟各殊缘

却说太华山上紫霞洞内，众仙正在谈论秦始皇帝如何致死的问题。忽然飞飞进来，禀称泰山杨师兄到了。铁拐先生笑道：“我算他这个时候也该到了。可叫他进来。”飞飞便偕颠颠出去，一会儿，把杨仁带子进来，向铁拐先



生拜了八拜。先生便叫和各位师兄师叔们见过，在飞飞二人上首坐下。铁拐先生笑对何仙姑说：“你先尽催我去救那清虚观的刘法师，后来怎又不说起了？”何仙姑笑而答道：“先时辰很替他发急，后来见师兄做事，处处顾得非常周到。凡是应救之人，没肯漏过一个。

凡是应为之事，又不曾少做一件。那刘法师既是屡经妹子奉告，偏偏置之不理，因想师兄做事不会有错，想来这人一定有取死之道，无可救之理，所以不得承师兄的恩泽。妹子自思学识有限，功行毫无，凡事总该随师兄进退，自然可以少点过失。师兄所不愿救不去救之人，我又怎敢多事。既不敢多事，又何必再向师兄饶舌哩。”铁拐先生听了，不觉呵呵大笑，因指着杨仁说道：“你们认清楚了，这位便是赵高擒去的刘法师哪。那是我乘着秦皇招请方士的机会，派他入京应聘。后分在清虚观内，做个法师。我吩咐他的职事，便是等秦皇恶贯满盈之时，赶紧把他刺死。因为近百年来，人民天天受兵革之夺，暴敛之祸。满望统一之后，有了真命皇帝，即使不能恢复文武成康的

故业，总不会再如春秋战国两个时代那种兵连祸结、民不聊生的情景。哪知秦皇即位以来，自恃天命，残暴凶横，草菅民命，比七国时候更甚。果然这都是劫数所定，非关秦皇一人之事。

即如秦皇本人，也是应劫而生的一个魔君。照例这等人也是先已犯了天条，贬谪凡世。当以尘世之刑，代替天庭之罚，君民两方都为劫数所支配，不由本身作主。但是帝王称为天子，也称民之父母。为父母者，果能修明政治，也可仰邀天庭。再能存成汤七事自责之心，抱武王罪在一



身之念，不可以挽回气运，转大劫为祯祥。须知这都是帝王应有的责任。明知已经不可，何况变本加厉，专作害民之事呢？做百姓的，又何贵有这等帝王呢？到如今，长城戍卒已推定魁首，斩木揭竿，纷纷起义。

真命皇帝也已出世。此时万万不容嬴政苟息人间。原因这人仁德不施，而威震寰宇。有他在位一天，义兵就多一天的挫折，还不如乘时了结了他，岂不便利吗？这等事情，有关全国人民的存亡安乐，事体太大，天机不可预泄。所以师妹屡问，而屡不相复者，正为此也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惊诧叹息。

正说间，忽听得半空中轰然一声，接着山中树木萧然作响，枝头鸣鸟都作惊惶之声，纷纷飞散。铁拐先生笑对张果说：“你师父派他老友送信给你，你可出去瞧瞧。”张果不解其故，姑且出洞一瞧，只见洞口大枫树劈断一枝，有信一缄，斜挂在枝上。张果慌忙上前，取下来一瞧，果是文美真人寄给他的法旨。张果叩了个头，捧在手中，走入洞内，呈与铁拐先生，口中笑问：“这不就是用的剑光么？”铁拐先生把那信交还他，命他自己拆开，一面答道：“剑光可以寄书于数万里处，不消片刻工夫。若能借用电量，虽极东极西，还能通达言语，并可在一边写好了字，转眼之间，就映现在对面。可比剑光寄书，又便利得多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骇然。张果受书参启。原来

文美真人因张果功行太浅，叫他至武当山潜修。路过茫碭山中，有人醉中行路，为一条大白蛇挡道，此人即真命天子。白蛇乃已死秦皇嬴政，怨气不散，知道此人将代他而兴，即附于蛇身，欲于狭路中害他性命。汝可陷匿山



中，见有大灯一对儿，出现山麓，即是白蛇出来，速助真主诛之。此亦一大功行，不可忽视，等语。铁拐先生即令张果速速动身。去后，又命杨仁也回泰山去了。方笑对钟离权道：“我想偕同何师妹周行天下，顺便还去度化范杞良夫妻的后身。阿权该受我的玄经，可在此和飞、颠二人好好用功。二十年后，你师父必来考验你的功课。

要是没甚么进步，不但你师父要弃你如遗，我也不敢再来指教你了。”钟离权再拜应诺。铁拐先生即把所得的玄经三卷给他，令他好好保守，如有遗失，罪当雷殛。钟离权叩头拜受。飞、颠二人和费长房立在一边，见铁拐先生把玄经独传钟离权，面上显露不快之色。铁拐先生大笑，即命钟离权把玄经取出，供在当中的石案上。又命四人一同向上叩拜已毕。然后随意翻出一页，却命费长房为头，先生瞧了一遍，原来是一页只字毫无的白纸，又翻几页，也是如此。随后飞、颠二人也都上去，一一翻过，所见也是白纸。铁拐先生问他们瞧见什么没有。三人只得据实说了。铁拐先生再命钟离权上去翻读。钟离权便瞧见都是很清楚端正的大字，因即朗朗高诵了一遍。铁拐先生叹道：“仙缘有定，成就各殊。我岂有偏向，总是你们法缘不同罢了。

要是不然，为什么阿权看得明明白白，是一部玄经。你们三人偏都一字不见呢？”三人到此，方才没有话说，而一种不平之气，还不免稍形于色。铁拐先生因说：“你们虽然没有阿权那样的缘法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准学习的。不过其中最高最深的几种，非至尔等苦修冥炼，直至可以挽回命运之时，休想领会得了。而且到了那时，还少不得



我和阿权相指授。如要直读此经，

还是万万办不到的。这真是所谓命有前定，物有主人，一点也勉强不得的。至于我从前读此经时，你们都亲瞧亲见，正是一目十行，非常省力。如今论到阿权用起功来，纵不能比我更快，也决不在我之下。等他读完之后，再选出可能传授的，除了我已经教给你们的之外，大约尚有数十余种，在我们是不费心机的。在你们虽晨夕苦攻，至少也得二三十年，才能稍有头绪。

至于寻常的人，竟有苦教三十年，不得最浅玄法的。比到你们，又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从前我用功时，不是也被妖人劫去，后来带了你们，同去夺回。这事你们总该记得。其实他就是得了此书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还不过是一本白纸罢了。不过那时我却不知此理，生怕内载秘法被妖人偷学得一二条去。即使书可得回，而为祸已经不浅。因此把我急成那个样子。回想起来深觉好笑。

现在这山中，所有的妖精鬼怪，有的被我驱逐，有的被飞飞等诛杀，差不多可以算得肃清。但你们也不能十分托大，宁可小心一点，因为此经乃天地间的秘笈，系八景宫的至宝。当年我读完此经，缴呈祖师。祖师就算定钟离权可以接传此经。因此仍旧交我收藏，说道：‘如遇有大仙缘、大宿慧，能够读得此经的，即可传授于他。’如今恰恰得了钟离权，这人虽然不是我的弟子，却与我是同门，论理关系还在师徒之上。他又真能读得，可见确是祖师所说的人。我将此经传授与他，一则尊祖师之命，二则可以造就他的仙才，三则我也从此可以释去重担。

三举三得，真是再相宜也没有了。在阿权，得此异书，



可算稀有的际遇，绝大的福命。然而也要担着我这副重担子，万万不得疏忽。还有一层，此书也只能在这三五年中完全读毕。以后再加数十年习演之功，一面再辅之以功行德业，如此捷进，不上千年，已是大罗天仙资格。若论本领，就是天仙中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了。”钟离权听了非常欢喜，又向空中叩谢祖师。飞

飞、颠颠和长房也跟着叩拜，因铁拐先生和钟离权都允把书中可传者间接传一些，何况论理也该行此一礼。只有费长房拜罢起来，忽见铁拐先生向他微笑。长房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师尊为甚么笑弟子。莫非弟子有什么失仪或有什么不妥之事么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你虽然是我的弟子，实在根基不深。仙缘两字，比飞飞等更不如。我想你离家已久，也该回去瞧瞧家人。”长房大惊道：“师爷怎么今天突然说起这话来？弟子若无仙缘，怎么会遇到师尊？若是道心不坚，师尊也不会把我带在身边。这一段时间，弟子自问也还没曾做坏什么事情。为什么师尊忽然要撵弟子回去呢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命你回去，也不是一定撵你出门墙之外。师弟之名份早定，便不能修仙，这名份也不能废弃。我的意思，不过是看你将来成就太薄，至多只能成个地仙，也还要你自己十倍用功，才能如愿以偿。你出家之时，一家老小都非常悲痛，十分忧急。你也正该回去安慰他们一下，才是正理呀。”长房听了，不觉下泪道：“原来师尊还是哄玩儿罢了，倒把我瞎欢喜一场。但弟子出家之时，承师尊法力，家中人都已怀疑我死在外边。现在山中虽然只有几天，只怕家中人老的死、少的大，早都变成另一局面。弟子就是回去，也太没意思。无论如何，

